

北洋军阀(二) 溃败灭亡

毕泽宇 等◎著 蔡登山◎主编

【知名“民国二代”追述所亲历与耳闻目睹的事件真相
分享珍贵的时代资料，揭秘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北洋军阀(二) 溃败灭亡

毕泽宇 等◎著 蔡登山◎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8 年·北京

《北洋军阀(二):溃败灭亡》通过成都同舟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E-mail: tzcopyright@163.com)经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给当代中国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该出版权受法律保护,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19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洋军阀.二,溃败灭亡/毕泽宇等著;蔡登山主
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154-0885-9

I. ①北… II. ①毕… ①蔡… III. ①北洋军阀史
IV. ①K25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5804 号

出版人 曹宏举
策划编辑 隋 聃
责任编辑 隋 聃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胡椒设计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h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9
市场部 (010)66572281 66572161 66572157 83221785
印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印张 1 插页 2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导读】北洋军阀的倏兴与倏灭

蔡登山

谈到“北洋”这名词，它和“南洋”是相对称的。在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加两江总督（辖今江苏、安徽、江西，驻节南京）以五口通商事务，授为南洋通商大臣；而在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又加直隶总督（辖今河北，兼巡抚，驻天津，冬季封河，移驻保定）以三口通商事务，授为北洋通商大臣。这是“北洋”和“南洋”名称的开始。

一八九五年十月，袁世凯奉命于小站练兵，所用将校人员，一部分为淮军宿将，一部分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除首领袁世凯外，当年的小站旧人几乎囊括了后来北洋军阀中的重要人物，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后来担任各省督军或巡阅使的“李纯、曹锟、吴佩孚、王占元、陈光远、段芝贵、倪嗣冲、陆建章、张怀芝、张敬尧、田中玉、卢永祥、齐燮元、孙传芳”等。就连闹复辟的张勋，也曾一度投身小站，而小兵出身的冯玉祥，还有孙岳等革命党，当年也都是袁世凯部队出身的。除了一干武人之外，袁世凯还在日后的升迁中笼络了一批文臣，如徐世昌、朱家宝、周自齐、梁士诒、曹汝霖、陆宗輿、王揖唐等，这些人也随着北洋系势力的消长而浮沉，并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大抵孕育于此时。

后来，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做过直隶总督，也就是北洋大臣，而他自己又有一支当时最有力量的军队，因此他的这支军队就被称为北洋军。北洋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也就是指民国初年（一九一二）

到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袁世凯在世时，北洋派是完整的，也可以说就是袁世凯派，袁死后，则各自称雄，谁也不肯服谁，于是形成了分裂，皖系、直系之名才告出现。直皖战后，奉系又露头角，直、奉战后，国民军系脱颖而出，加上所谓鲁系、新直系、辫子军等，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像走马灯一样，一幕接一幕。

皖系以段祺瑞为领袖，徐树铮、曾毓隽为谋主；直系比皖系复杂，因为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直系是以冯国璋为领袖，曹锟、李纯、王占元、陈光远为著名巨头。冯国璋交卸代总统职务后，他的直系领袖身份也告结束，从此直系的正戏开场，主角是曹锟和吴佩孚。直系衰落后，还有所谓的新直系，是指的孙传芳。奉系自始至终都以张作霖为领袖。国民军系又称西北军系，也就是冯玉祥系。鲁系（又称直鲁军系）的成立，是北洋军阀的尾声，是指直隶督办李景林和山东督办张宗昌的联合；可是国民军系被击败后，这支直鲁联军却以张宗昌为主体。

北洋时代军人干政，军人窃国，祸国殃民。《北洋军阀（一）：雄霸一方》收集许多北洋旧人如薛观澜、薛大可、李北涛等人的直接观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辛。另外，江平的《冯玉祥杀害徐树铮的原因和经过》一文，为此事件抽丝剥茧，逼近真相。金典戎的《我与冯玉祥的一段渊源》，则对冯玉祥在泰山时期又有贴身的观察。朱家桥的《曹锟贿选丑闻》一文，则对于曹锟贿选总统的经过有极其详细的描述，引用当时的电文、当时北京的报纸报道，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历史的真相常在细节中，由于有这些细节，我们才能更看清一些真相。

北洋军阀十七年中，表里万端，变化百出。冯玉祥以倒戈将军出名，开始他以一个混成旅长驻防湖北，通电反对段祺瑞；这是第一次倒段合肥之戈。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他驻防成都，反对陈宦将军，这是第二次倒四川将军之戈。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二次直奉战，他受张作霖收买，回师北京，囚禁总统曹锟于延庆楼，以致直军大败；这是第三次倒曹、吴之戈。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他密令驻廊坊旅长张之江，劫杀合肥亲信

徐树铮，并在北京威胁段执政下野；这是第四次又倒合肥之戈。至于与阎锡山合作，搞起中原大战；这算是第五次倒国民政府蒋主席之戈。不过他未料到自己会死于黑海之中，所以机变多者，终死于机变。

大抵吴佩孚之成功，皆能于险中求胜。是以哀兵愤兵，一鼓作气而得之。幸其所遇之敌，初为皖系之骄兵，此次又为奉张之惰兵。但他于胜果，未能多加计虑而善为运用，是以徒能耀彩于一时，而不克收成于久远。他于二次奉直战争丧败之余，力持不入租界之矢言。初则遵海而南，继则溯江西上，犹复徘徊郑洛，栖迟鸡公山，小住黄冈，托庇岳阳，以迨汉口查家墩之复出；其辗转奔投之经过，与坚毅硬干之精神，实非历来下野人物所能望其项背！

北洋政局，前后十七年间，自总统、国会、内阁，以至大军阀之起伏、小军阀之升沉；如戏剧之一幕一幕、如弈棋之一局一局；或由于派系战争之胜负、或由于依附势力之消长，倏兴倏灭，遂演成这一期间动乱之历史。《北洋军阀（二）：溃败灭亡》一书正见证这段历史。

目 录

001 【导读】北洋军阀的倏兴与倏灭 / 蔡登山

001 从褚玉璞、毕庶澄说到靳云鹗 / 鲁 柴

010 韩复榘与冯玉祥 / 王念康

030 韩复榘脱离冯玉祥的前因后果 / 江 平

043 冯玉祥抽后腿·吴佩孚摔得惨 / 老随员

067 吴佩孚凭通电成霸业经过 / 中州散人

077 吴佩孚兵败入川记 / 李 寰

081 又谈吴佩孚 / 章君毅

092 我随吴大帅入川 / 毕泽宇

101 吴玉帅游川 / 杨 森

108 吴佩孚得全晚节内幕谈 / 星 卢

127 将军与诗人 / 王培尧

——吴佩孚、杨云史遇合悲欢

190 郭松龄倒戈之失败及其影响 / 王盛涛

196 张作霖、曹锟亲家变冤家记 / 朱冠文

- 213 张作霖被炸殒命经纬 / 赵庆升
- 222 民初东北第二号人物吴俊升 / 帘外风
- 232 张少帅为什么要杀杨宇霆? / 金人俊
- 239 北洋官场现形记最后一幕 / 薛观澜
- 265 北洋成败纵横谈 / 射陵外史

从褚玉璞、毕庶澄说到靳云鹗

鲁 柴

自清末剿平捻军后，山东省历任之军政首长，都采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此盐铁之邦，平安无事达三十余年。民国后，虽有日本假道攻青岛之役，但仅胶东一隅短期内受到骚扰。这安康局面直到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张宗昌督鲁而大变，山东以一省之财力，养二三十万大军，多次作战，使鲁人苦不堪言。

投效张宗昌得任军长

张宗昌部下的高级将领褚玉璞、毕庶澄、程国瑞、许锬、王栋，均山东人而为祸桑梓；“庆父不除，鲁难未已”，这是斯时山东人攻张之口号。关于张宗昌之趣事，散见于报章杂记者已多，兹将助桀为虐之褚玉璞、毕庶澄二人之荒唐事，概述于后。

褚玉璞（字蕴山）山东省汶上县人，家贫，以推小车营生，一度在徐州火车站做脚夫，虽可糊口，唯赡家则不足，后与乡人结伴赴东北，结识了张宗昌。

毕庶澄（字琴舫）山东省文登县人，家距石岛渔港（该港早即有电灯公司）不远，户大人众。滨海居民，多以打渔为业，不愿终身做渔夫的青年，或从军（海军较多），或由烟台渡渤海去关外（山东人呼东北为关外或关东，指山海关之外）谋生，毕庶澄亦渡海赴关东，但不肆力于垦殖，

而加入张宗昌集团，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

张宗昌于民初在江西被陈光远缴械，解散其众，张只身逃往上海，后以刺陈其美（英士）案，不能留沪，往投吴佩孚，未被录用，仍返东北投效张作霖。当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败退关外，整军经武，以张宗昌能收罗绿林英豪及白俄难民，委为别动队司令。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秋，直奉第二次战争，吴佩孚一败涂地，奉军李景林、张宗昌分别由喜峰口、冷口先入长城以内，论功行赏，所以李督直、张督鲁。张宗昌并乘机收编吴之残部，得数万人。褚玉璞、毕庶澄竟得出任军长。

踌躇满志一身兼八职

一九二五年春，张宗昌率褚、毕二部人马护卫卢永祥（子嘉、山东济阳人，属皖系，江浙战争时下台）逐苏督齐燮元，褚留南京，毕随张到上海。

褚玉璞驻南京下关某大旅社楼上，秘书、副官、马弁等驻楼下。有陈元复（伯初）君，安徽舒城人，北京大学毕业，乃笔者中学同学，原驻该旅社楼上，被驱往对门之小客栈中。一天，褚接张电，适秘书外出无法译电，副官报告：“对门客栈有一位大学生能译。”褚立命邀请，当陈君译妥电文，褚因不识字，再烦告知内容并请代复，相谈甚欢，面约陈君出任军部秘书。褚氏以后继李景林为直隶督办，陈君一度任秘书长，惜染鸦片嗜好，北伐成功后，褚死于烟台，陈氏潦倒，客死天津。

迨奉军南下，姜登选督安徽，杨宇霆督江苏，邢士廉驻淞沪，褚玉璞乃返济南代张宗昌坐镇。一九二五年秋，孙传芳在苏皖边境举行秋操，志在驱逐奉军。张学良、杨宇霆突到上海挽张宗昌一同北去，奉军放弃沪苏皖地盘，退驻冀东，而命张宗昌返济南，褚玉璞则率部到徐州布防，毕庶澄坐镇青岛。斯时，毕氏身兼八职：一、胶澳督办；二、青岛市长；三、渤海舰队司令；四、第八军军长；五、胶济铁路护路司令（六、七、八已

忘记)；衣锦荣归，踌躇满志！

一九二六年夏，张宗昌率褚玉璞组直鲁联军入北京，发表褚为直隶督办。

驻军上海长住温柔乡

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在苏浙的孙传芳被国民革命军一举击溃，孙氏只身逃往北京，面谒张作霖，作秦庭之哭，直鲁联军奉令南下，褚玉璞驻南京，毕庶澄率渤海舰队及第八军驻上海。褚玉璞部被贺耀祖、程潜部队攻击，未坚守南京，即撤军北去，毕部亦奉令撤退。

毕庶澄在上海，因与长三堂子名妓富春楼老六结露水之缘，竟忘身在前线，流连香闺，不知人间何世！致大军无主。其参谋长冯象鼎，河北省人，日本士官生，与国民革命军中之若干高级将领，为留日同学，早有意献身革命阵营，经取得毕氏同意，向国民革命军代洽投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毕为军长，冯为副军长，因此毕部安心留沪，不战亦不撤。

后来，毕部受共产党与驻淞沪之二十二师攻击而溃败，毕庶澄连夜逃上渤海舰艇驶返青岛。

赴济南被捕立即枪决

张宗昌在徐州闻毕庶澄返青岛，惧他引导革命军由青岛入鲁，立与由南京撤退之褚玉璞会商，由褚遄返济南，假张宗昌名义召集军事会议。毕奉电令，考虑至再，认为陆军虽失而舰队完整，虽受处罚，谅无死罪，并商诸胶济铁路警务处长马龙标（与张、褚等均绿林出身）偕同赴济南，褚玉璞到车站欢迎，偕赴西关何宗莲将军寓（何系兖州镇守使何丰钰之父，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之叔），欢宴后，毕、马两人均下榻何公馆。深夜，忽

报张督办电话请毕氏接听，毕在蒙眬中一跃而起，趋邻室接听电话。刚入室，身后有人以枪抵心，飭勿动，立加手铐，牵至户外荒地立即处死。同来之马龙标亦照样被处死。

褚玉璞与毕同一命运

一九二八年秋，笔者到北京，奉派至公安局工作，一九二九年阴历元旦后，偕好友王德钧（子美）赴天津访王揖唐。某夜，王及夫人邀约我们同往天津中原商场看京剧，在座尚有周秀文（国会议员、张宗昌督鲁时之东海关监督）。剧未终，周君先退，夜亦未归，第二天下午周君返言：“齐燮元等直系之失意军人，鼓动褚玉璞赴烟台游说刘珍年（河北省南宫县人、保定九期，原任张宗昌部方永昌军之参谋长，逐方而盘踞胶东十余县。此时刘珍年早已接受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职，师部设于烟台东海关监督公署内）。褚玉璞到达烟台，刘氏欢宴之于师部，酒醉饭饱之余，褚氏道明来意，劝刘接受日本人^①之支援，循胶济铁路入济南，举兵反抗国民革命军。刘不同意，当夜即将褚氏处死于师部内之后院，用麻袋装尸抛入海中。”

笔者于一九三二年春到烟台视察电灯公司，时值周秀文乡长复任东海关监督，邀驻公署内，谈及褚氏到烟台说刘经过，并指告处死地点，使我亮着百支烛光电灯，一夜不敢入睡。

张宗昌、褚玉璞、毕庶澄均鲁籍军阀，祸鲁三载余，造了无数罪孽，结果，均在鲁境饮弹身亡，这也可以说是报应循环也。

拥戴吴佩孚屡立战功

写罢褚、毕两人横死经过，意犹未尽，下面再谈直系军阀靳云鹗的若

^① 斯时日本福田师团占青岛、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各县镇。

干趣史。

靳云鹗字荐青，山东济宁人，民国七年秋即任北洋政府驻河南郑州第八混成旅旅长，其所部前身，系由前北洋陆军第三镇第九标统带徐占凤所辖而改编者，向称精锐。民国八年冯玉祥率军入开封，驱赵倜，杀宝德全。因扩张其实力，遂将第八混成旅升编为第四师，靳氏仍任师长。

靳云鹗一向拥戴吴佩孚，屡立战功。迨至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吴由湘鄂节节退守河南，与革命军在武胜关成胶着状态。时吴佩孚驻节郑州，号令不行，环境极劣，张作霖乘机率其所部安国军入豫，外借助吴之名，实行攫夺之计。河南督军寇英杰主张联奉，靳则力主反奉。遂团结在豫各军，成立河南保卫军，推靳氏任总司令，设总部于漯河，并南联武汉以为犄角之势。未几奉军渡过黄河，靳率部北上，迭与奉军激战于许昌、漯河之间。不料所部将领高汝桐阵亡、刘培绪被虏，以致锐气尽挫，不可收拾！吴佩孚见大势已去，沿汉入川。靳氏残部旋被冯玉祥解决，靳则东遁入皖，至艾城招集残众，意图再举。讵行至禹城，又被韩复榘缴械，遂一蹶不振。

河南居天下之中，为用武必争之地。郑州至武胜关一带地区，是河南的心脏要津，靳云鹗队伍驻防此地达数年之久，兵精将悍，虽实力有限，亦足以称雄争霸。杜甫诗云：“奇兵不在众，万骑救中原。”可见兵在精不在多，自古已然；不然的话，在北洋军阀中以靳云鹗的地位来说，实无一谈的价值。

接任鸡公山工程局长

要谈靳云鹗，就要先提笔者认识靳氏的经过。我曾亲眼看到他平日生活与处世情形，择其较有趣味者略述一二。

民初那几年河南省长张凤台腐化无能，督办冯玉祥凶悍骄横，在此一段灰暗时期，令人失望。我当时还是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认为河南已无

法再行留恋，遂离豫赴北京。不料所谋皆不成，逋负日增，形神俱瘁，对宦情益淡，心如槁灰，适有挚友魏君由开封来访，谈及河南鸡公山工程局某局长因忤犯靳氏已被撤职软禁，而当时交涉署谢署长获知北京国务院郭秘书长系我之近亲，时国务院总理靳云鹏又为靳云鹗之胞兄，意欲邀我接任工程局长，借以缓和情势。我在百无聊赖中，欣然接受，应约而往，并带舍亲介绍函晋谒靳氏。靳云鹗和我一见面，谈得颇投机，话匣打开，便长篇大论地说道：“该局前任局长被人控告贪污，非撤换不可。其腐败情形，不可胜数。如鸡公山上不添种树木，路坏了也不检修，路灯也不装设，入夜满山黑漆漆、对面不见人，只知偷工减料、拼命赚钱，必须大大整顿。你要知道，鸡公山为避暑胜地，每年炎夏中外人士来此旅居者极多，观瞻所系，应加注意。”

靳氏连说带训的说了一大套，即当面指派我继任局长，并嘱我以后只要肯尽力办事，遇有困难他绝对做我的后盾，全力支持。我自接事后，赶拟计划，筹措经费，虽困难重重，均能一一克服。种树、修路、装灯等均次第完成，因此靳氏对我印象极佳。

袁世凯笼络人手段高

当时靳氏司令部秘书兼军法处长某君适为我之旧同学，不久某君随靳氏来鸡公山小住。靳在山上建有别墅，于是我与某君二人早餐都是靳氏座上客。他高卧烟榻之上，问这问那，无话不谈。最奇者靳氏竟问及我国农历二十四节气每节气定名的意义？及前清知县起至总督止出衙门起轿前的一对大锣敲几下？过桥又打几下？出城须打几下？虽然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可是要解答确是很不容易的。有时谈起袁世凯，靳氏说：有一次老袁叫他办事，去辞行时，袁问此行需款多少？就答以需要多少。袁说此数不够不够，所给的出差费用出乎他意料之多。老袁并说无钱不能办事，尽管使用不要节省，可是生命重要，千万不可冒险行事，将来国家借重你的地方多得很云云。足见袁世凯笼络人的手腕之一斑。

军阀杀人凭个人喜怒

靳氏批阅公文常在晚间鸦片瘾过足之后，口含香烟，目光炯炯，踞案而坐，我的同学某君则坐在左边，将本日应行处理之军法案件一一递给他看，他略为过目，不假思索，就予批示：罪重者斩决（杀头）；其次者枪毙；情节轻微者陪绑（与执行死刑人犯同时上绑，押往刑场看行刑后仍解回司令部）。事前并不告知，虽幸不死，亦足以使你吓得魂飞胆落。

靳氏批示公文常有错误或者小题大做，每由同学某君婉转向之解释，请他改批，如遇情绪不好，往往偏执己见、一意孤行。兹举一事以作佐证：

有一青年冒充十四师军人（即靳氏所辖部队），带人不购票乘搭平汉铁路火车，被宪兵查出，捕获解送司令部，靳氏以事关军誉，非判死刑不可。但军法处长某君认为应予从轻发落，责打后交地方官处理。唯靳意坚决。执行之日，这青年对监刑官说：“我因家贫无力奉养老母，所以做此不法勾当，身上存有百元，请转交我母收用，则感恩不尽。”行刑后靳闻知此情，对某君说：“我办错了！原来此人乃是孝子，死者不能复生，我另给五百元与他老母好了。”当时军阀多以喜怒为刑赏，能如靳氏承认错误者尚不多见。

团长糊里糊涂被杀头

靳氏自称河南保卫军，并设司令部于漯河。此时奉军当其前，革命军蹶于后，冯玉祥又从中掣肘，四面楚歌，情绪愈益暴躁，以杀戮泄愤，无辜被害者不计其数。民国十五年农历正月初四日晨，我在郾城十四师司令部，见由舞阳县来司令部的一位团长，服装齐整，春风满面，向我们拱手贺年。约过半小时，靳氏突升坐大堂，传此团长审问，简单地只问了几句话就退堂了，洪副官长气喘吁吁地跑到参谋处说这家伙通敌有据，总司令

要他的脑袋。不多时武卫团卫士十余人上前，不问皂白，对此团长先打几记耳光，接着拉开纽扣，撕破上衣，并用粗绳五花大绑，另有两人挟他左右臂，拳打脚踢，推的推，拉的拉，到了车站广场，令他跪下，早有在刑场等候的执刑人手起刀落，顷刻身首异处，血如泉涌，流溢满地。有几个士兵把所预备的馒头，就在血泊中乱蘸，据说此物可治噎食病，真奇事也。事后与卫士谈起行刑之前，对付犯人何以要连打带骂？据说犯人受到这种辱骂、痛楚、威胁，刺激他的脑筋，在此杂乱非常当中，昏头昏脑的犯人就很容易被制服；倘不如是，或会发生其他的麻烦。

我有一次随靳氏由鸡公山至郑州，路过漯河，靳氏下车查防，有一士兵不知靳氏是他的最高长官，未向靳敬礼，靳乃大怒，立召营长面斥并记大过，由营按级处罚，足见他训练部属之严。

肯注重文化总算难得

记得民国十二年九月某日，靳氏的副官来到鸡公山工程局，对我说：“警察局长、公益会长都已齐集将军别墅，将军请你即去，有事面谈。”我即随之前往。靳氏正在抽鸦片，见到我欣欣然有喜色，做手势请我坐。有顷，靳说：“此次巡防路过新郑县，据县知事姚延锦报告：八月二十五日当地绅士李锐在园中凿井灌溉，掘地三丈余，发现古器，得大鼎一、中鼎二，正在继续发掘，但为县府禁止，我（靳自称）得报即派员告知李锐，以此项先代文物，允宜归为公有，李已遵从。我又派工兵协助开掘并监视。”

靳又对我说：“你是世家，对于古物定有研究，我带回了五件请你鉴别。”

我见靳氏所携回者，有铜器三件、瓦器二件。记得该次发掘事一直到十月十七日才结束，其中以铜器最多，皆宗庙祭品，兽牙碎骨次之，瓦器贝货亦有三百余件，玉玦五件。近世发现在学术上最有贡献者，殷墟卜文与正始石经之外，即新郑出土之古器为最著，其贵重可知。虽经王国维考

证、关伯益解释，引经据史，中多模棱疑似之语，尚难采信。靳氏虽为武夫，曾自著《新郑古器图志》一书，只详其款识尺度，不作考证，非常得体。靳为一军阀，竟能如是注重我国文化，总算难得！

戒除烟瘾经营铁工厂

靳氏好莳花种竹，他别墅内满园花木，美不胜收。他居楼上，楼下是卫士住所。靳氏如准备下楼，随从副官即按电铃，楼下卫士们立刻排队等待，靳氏至何处，均跟随左右。有一日，靳约我同去赏菊，前呼后拥，警卫森严。他说鸡公山风景绝佳，古人所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就是为我们现在的意景写照了。可惜跟着许多人，实在有点煞风景。靳氏的案头及办公室里一本书都没有，可是说起话来倒还儒雅。

某次因逢湖北督军萧耀南生日，河南督军张福来上山与靳氏同往武昌拜寿，警察局长欧阳君递了一本折略（报告），将鸡公山上情形写得详详细细，事前不让我们知道，等到大家谒见张督军福来时，欧阳局长先将折子面递与张，张是行伍出身，不识字，接着折子，面作苦笑，口说我眼睛不好，随即大呼一声：“来啊！把我眼镜拿来。”随从副官便立正答一声“喳！”张又说：“你折子写得过长，让我带回去详细看吧。”官场中怪现象往往弄巧成拙，此之谓也。

自民国元年至十一年，各省兵变及内乱战役，据统计达一百七十九次之多。我生不辰，遭此乱世。“九一八”事变后，有一日在北京西山饭店邂逅靳氏，他告诉我：鸦片瘾已戒除了，现在山东经营铁工厂。并约我到鲁一游，当年的富贵患难，已告烟消云散，回首前尘，不禁有隔世之感。